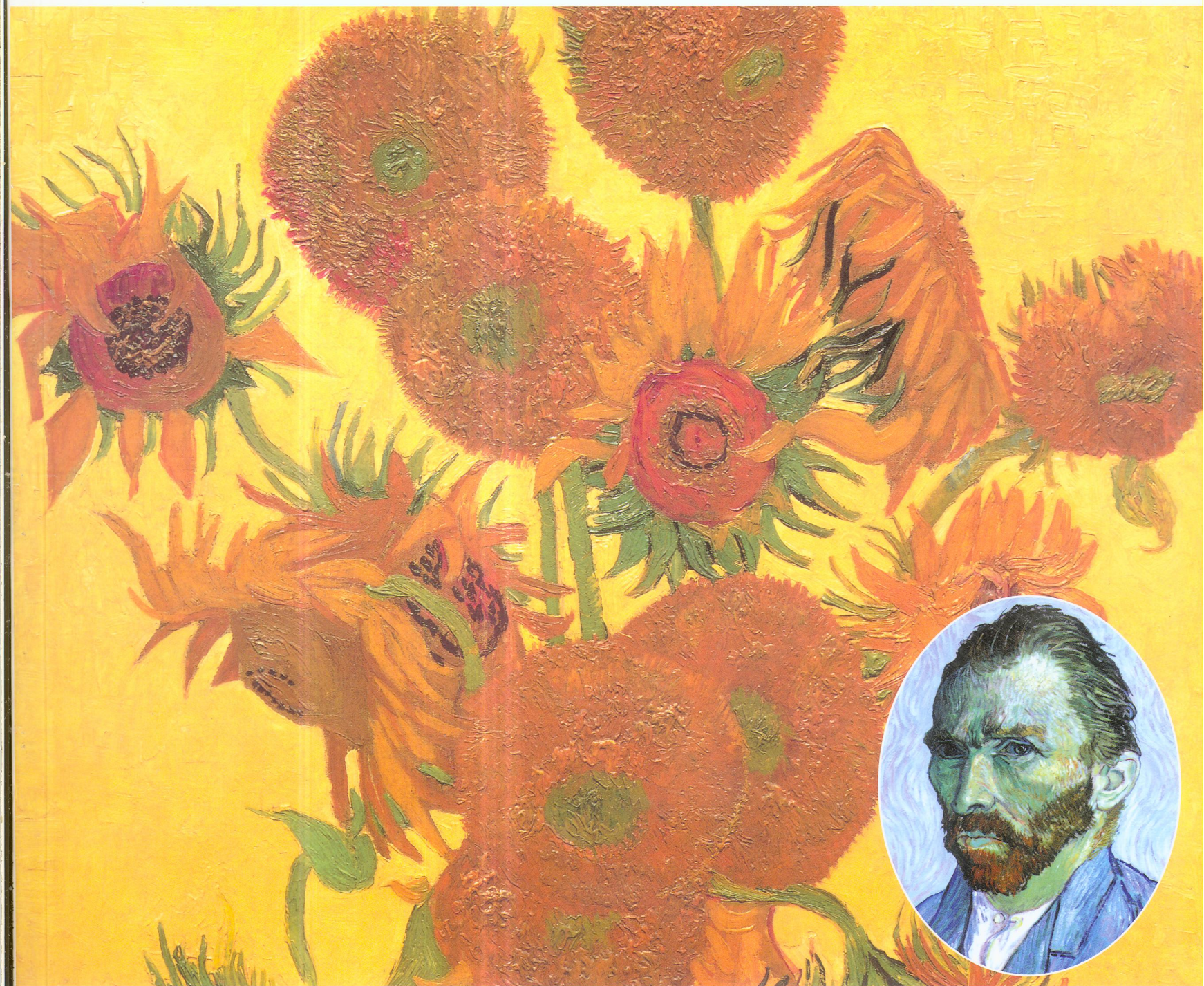


凡·高

Gallery

— Van Gogh —



DEAGOSTINI

吉林美术出版社 Jili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西洋美术家画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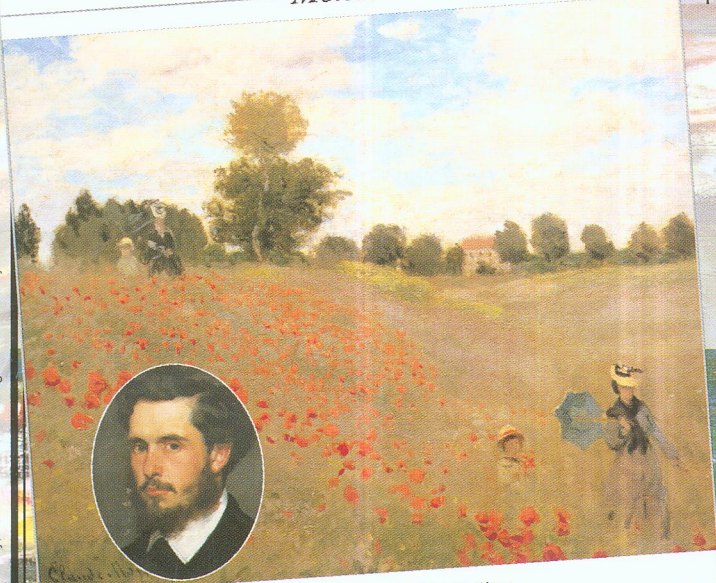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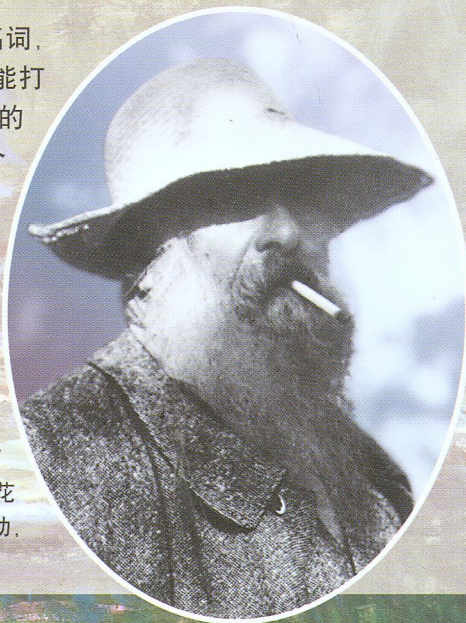
莫奈

Gallery
Monet

莫奈可以说是印象派绘画的代名词，《睡莲》系列抒情风景画，至今仍能打动人心。总是拿着画布到户外作画的莫奈，到底为什么会持续画同一个风景？除《野罂粟花田》外，您将读到莫奈的多幅著名杰作。

◀ 《野罂粟花田》 50 × 65cm
1873年

描绘莫奈的妻子卡美伊与儿子在阿尔让特依的原野散步，人物与野罂粟花的位置有前景和背景，利用视线的移动，拉大了画面的深度。



D'AGOSTINI

吉林美术出版社 Jili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Musée d'Orsay Paris / Peter Willi / Bridgeman Art Library

Visual Arts Library / Toulouat / Arnephot

National Museum of Western Art, Tokyo

睡莲 1916年

Art Gallery

西洋美术家画廊

目次

2 凡·高

艺术家生涯

LIFE AND TIMES

饱受折磨的灵魂

风格与技巧

STYLE AND TECHNIQUE

绘画的使命

名作特写

MASTERPIECE

■向日葵

作品选解

GREAT WORKS

■唐吉老爹 20

■夜间咖啡屋 22

■凡·高在阿尔的卧室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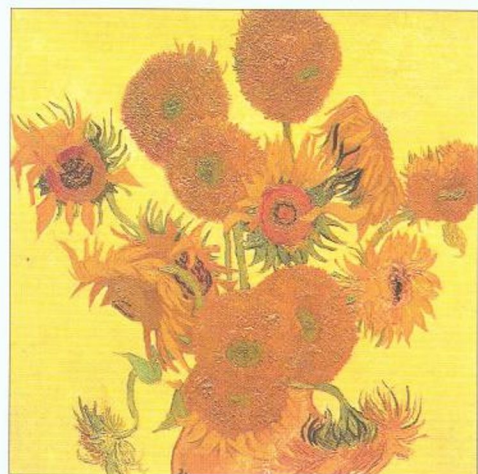
■星月夜 26

■有丝柏的麦田 28

世界著名美术馆

THE GREAT GALLERIES

凡·高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 B&L

西洋美术家画廊总目

- | | |
|---------------------------|--------------------------|
| 1 Renoir 雷诺阿 | 51 Millais 米雷 |
| 2 Van Gogh 凡·高 | 52 Van Eyck 凡·爱克 |
| 3 Monet 莫奈 | 53 Stubbs 斯塔布斯 |
| 4 Da Vinci 达·芬奇 | 54 Moreau 莫罗 |
| 5 Millet 米勒 | 55 Holbein 霍尔拜因 |
| 6 Picasso 毕加索 | 56 Maqritte 马格里特 |
| 7 Dali 达利 | 57 Fraconard 弗拉戈纳尔 |
| 8 Cezanne 塞尚 | 58 Sarqent 萨金特 |
| 9 Lautrec 劳特累克 | 59 Masaccio 马萨乔 |
| 10 Chagall 夏加尔 | 60 David 大卫 |
| 11 Gauguin 高更 | 61 Bosch 博斯 |
| 12 Klimt 克里姆特 | 62 Bonnard 博纳尔 |
| 13 Manet 马奈 | 63 Tiepolo 提埃波罗 |
| 14 Degas 德加 | 64 Hoqarth 霍加斯 |
| 15 Seutat 修拉 | 65 Miro 米罗 |
| 16 Modiglian 莫迪里阿尼 | 66 Kahlo 卡罗 |
| 17 Rembrandt 伦勃朗 | 67 Van Dyck 凡·代克 |
| 18 Bottivelli 波提切利 | 68 Whistler 惠斯勒 |
| 19 Delacroix 德拉克洛瓦 | 69 Bellini 贝利尼 |
| 20 Velazquez 委拉斯贵兹 | 70 Ernst 恩斯特 |
| 21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 71 Uccello 乌切罗 |
| 22 Riuseau, Henri 亨利·卢梭 | 72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
| 23 Contable 康斯太勃尔 | 73 Repin 列宾 |
| 24 Ruben 鲁本斯 | 74 Cassatt 卡萨特 |
| 25 Caravaggio 卡拉瓦乔 | 75 Poussin 普桑 |
| 26 Turner 透纳 | 76 Leighton 莱顿 |
| 27 Durer 丢勒 | 77 Bronzino 布龙吉诺 |
| 28 Pollock 波洛克 | 78 Gericault 热里科 |
| 29 Vermeer 弗梅尔 | 79 Matisse 马蒂斯 |
| 30 Raphael 拉斐尔 | 80 Brueghel 勃鲁盖尔 |
| 31 Ei Greco 格列柯 | 81 Hals 哈尔斯 |
| 32 Leger 莱热 | 82 Gainsborough 庚斯博罗 |
| 33 Van Ruisdael 罗伊斯达尔 | 83 Piero della Francesca |
| 34 Klee 克利 | 弗朗切斯卡 |
| 35 Courbet 库尔贝 | 84 Watteau 华托 |
| 36 Kandirsky 康定斯基 | 85 Utrillo 尤特里罗 |
| 37 De Chirico 席里柯 | 86 Tintoretto 丁托列托 |
| 38 Goya 戈雅 | 87 Steen 斯坦恩 |
| 39 Redon 鲁东 | 88 Reni 雷尼 |
| 40 Titian 提香 | 89 Spencer 斯宾塞 |
| 41 Dfy 杜菲 | 90 Kokoschka 柯克西卡 |
| 42 Rossetti 罗塞蒂 | 91 Chardin 夏尔丹 |
| 43 Ingres 安格尔 | 92 Sisley 西斯莱 |
| 44 Giotto 乔托 | 93 Reynolds 雷诺兹 |
| 45 Gris 葛利斯 | 94 Sickert 西克尔特 |
| 46 Claude Lorraine 克劳德·洛兰 | 95 Caracci 卡拉乔 |
| 47 Munch 蒙克 | 96 Boucher 布歇 |
| 48 Canaletto 卡纳莱托 | 97 Bell 贝尔 |
| 49 Blake 布莱克 | 98 Van der Weyden 韦登 |
| 50 Fra Angelico 安吉利科 | 99 Derain 德兰 |
| | 100 Index 索引 |

©De Agostini UK Ltd., 2000 图字: 07-2001-567号

西洋美术家画廊 2 凡·高 原出版者/[英国] De Agostini 出版公司

策 划/刘丛星

责任编辑/刘丛星 张亚力 王兴吉

日文翻译/周异夫

校 勘/张亚力

装帧设计/王兴吉 张亚力

审 读/孙开礼

责任校对/于丽梅 朱 敏

监 印/赵岫山 邱朝阳

出版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制 版/长春吉美雅昌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635×940 1/8 印张/4

印 数/1-10000册

书 号/ISBN 7-5386-1140-1/J·847 定 价/15.00元

凡·高是十九世纪卓越的绘画艺术大师之一。由于生前命运困苦，死后才倍受肯定，使得他悲剧画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他不但生活潦倒、爱情坎坷，还饱受精神问题的折磨，以至于自杀身亡。但是从二十七岁起短短十年的创作历程中，他却倾注全部激情，留给后世众多的艺术遗产。

凡·高绝非狂妄的天才，他的热情中隐藏着强烈的自制，他对于美术有着深刻的涵养及广博的学识，后人可从凡·高遗留的几百封书信中，感受到一代巨匠高深的艺术修养。

这些信绝大多数是写给他最亲爱的弟弟提奥（THEO），而提奥也是凡·高精神与艺术最大的支持和理解者。



饱受折磨的灵魂

A TORTURED SOUL

出生于牧师家庭的凡·高，曾选择献身神职，最后在绘画中找到慰藉。他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画作上，一如燃烧的火焰。



文森特·凡·高 (Vincent van Gogh) 于1853年3月30日在荷兰南部的准德尔特村出生。是新教牧师提奥多勒斯·凡·高与其妻柯妮丽亚第一个养活的孩子。在凡·高之前还有一个叫文森特的哥哥，出生后不久即死亡。在凡·高之后则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出生。

凡·高家族中除了父亲以外，尚有数名神职人员，此外还有几人从事画商行业，是他们家族的特征。其中有一位叔父是海牙古比尔 (Goupil) 连锁画商的合伙人，因此凡·高在1869年学校毕业后，便很自然地到画廊当见习店员。

凡·高并无做生意的才能，但有其它的资质可补其不足。他喜欢美术，人又勤勉聪明，任谁都喜欢。而且他在工作中的学习能力强，也有语言天分，1873年6月他二十岁时，被调到古比尔的伦敦分店。

因失恋而受伤的心灵

其后的两年，凡·高都生活在伦敦。这两年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大转机，他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看大都会伦敦，事事新奇，并频频拜访当地的美术馆和名胜。薪水虽不多，却足够日常生活所需，因此他也试着要打扮得像个生意人。在给家人的信中，他曾叙述自己买丝绒帽的事，说“缺了这个就没法走在伦敦街头”。

就在这时，凡·高爱上了房东的女儿，但是对方已经有未婚夫，便拒绝了凡·高。凡·高绝望之余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沉默寡言，消极退缩。

从此时起，凡·高的感情生活便莫名地蒙上了阴影，与女性交往从未顺利过，总是以受伤收场。

从宗教找到安慰

1875年，凡·高曾奉命暂时调到巴黎分店，不久返回伦敦，同年5月再度转调巴黎。古比尔商会的经营者看出凡·高无心于工作，不久后便将他解雇。

就在辗转来回于伦敦、巴黎的这段期间，凡·高从宗教找到了慰藉。尤其在伦敦时，眼见大都市下层人民的悲惨境遇，使得他想帮助周围人们的心情格外强烈。1876年回到伦敦的凡·高，被卫理公会所经营的学校录用，担任副牧师，在伦敦的郊外传教。但由于过分热衷传教活动，牺牲了身体的健康，1877年初返回到荷兰家中。几个月后，因为打算将来从事圣职，他便决定到阿姆斯特丹研读神学。但是学术研究毕竟不是他的初衷，因为他的目的只是想要拯救贫困的人而已。于是凡·高放弃了学业，到比利时产煤矿

▲ 十三岁的凡·高，看起来是个思虑沉重的少年。(摄于寄宿学校)



Nat Mus Van Gogh Amsterdam/Archivo IGDA Mi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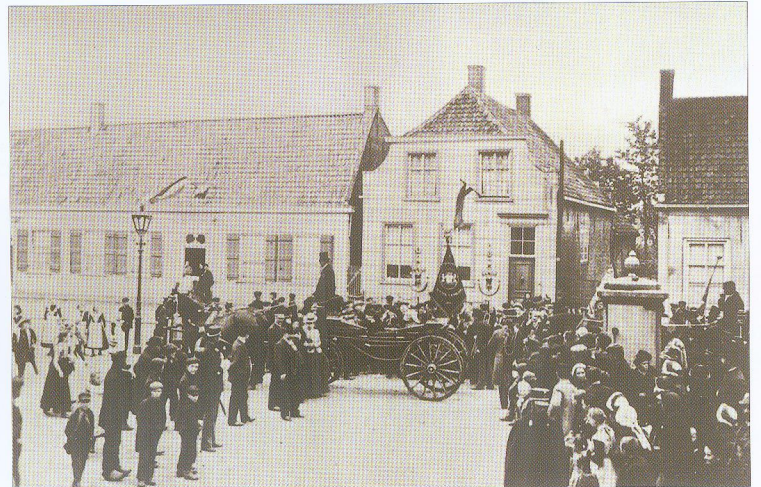
Christies, London/BAL

◀ 凡·高根据黑白照片描绘母亲柯妮丽亚的肖像。关于这幅黑白照片，凡·高曾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我原本打算用灰色调来画肖像画，但是若不将色彩表现出来，就没法传达某些想法。光是黑白色调是不能满足我的。”

▶ 比这更早几年的1881年，凡·高留下了父亲提奥多勒斯的素描。这幅小张（33 × 25cm）的素描是，用铅笔、墨水、淡彩所绘，用白色强调最明亮的部分。



Private Collection/BAL



AKG London

▶ 凡·高出生的北巴拉邦特县准德尔特村。（1902年摄）

BROTHERLY DEVOTION

牺牲奉献的弟弟

提奥·凡·高出生于1857年，比凡·高小四岁，和凡·高一样很年轻就进入画商的古比尔商会工作。在布鲁塞尔和海牙完成学业后，被派遣到巴黎经营蒙马特分店（古比尔商会在巴黎的活动中心为歌剧院附近的画廊）。当时的古比尔商会专门经营画传统样式绘画的现代画家的作品，生意昌隆。提奥虽是个保守稳重的青年，却意志坚定，对于美术重视自己的直觉。由于这种性格，使得受印象派吸引的他不断去说服经营层，终于使古比尔商会也经营印象派的作品，不过保守派的顾客多半不喜欢印象派。另外，凡·高也是通过提奥才认识印象派的作品。

二人手足情深，即使分隔两地也每周通信，提奥还定期接济金钱和画材给凡·高。凡·高写给提奥的信于二人死后出版，广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AKG London

▲ 敬爱凡·高的弟弟提奥的肖像照。（摄于约1888-1890年）。



AKG London

▲ 《食薯者》(1885年)。凡·高厌倦地说：“把线条与色彩画得完美无缺”的画“不足以成为心灵的粮食。”

的波瑞纳吉 (Borinage) 一带，成为助理传教士，为那些挣扎在贫困苦痛生活中的人们传播福音。

在那儿，凡·高发挥热情，认真工作。他把自己的衣服分给穷人，为了救助贫民，自己几乎三餐不济。具讽刺的是，好心却没有好报，对凡·高而言，他只不过是忠实实践了基督的教义，但在上司看来，却是走火入魔，他因此在1879年遭到解雇。

之后凡·高仍然继续住在波瑞纳吉一年，这段期间，安慰他受伤心灵的是童年时就相当擅

长的素描。直到1880年夏二十七岁那年，凡·高才确信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决心要成为一名画家。

由于所受过的专业训练不多，凡·高几乎是靠自学成为画家。他先临摹其他画家的作品，研读包括古比尔商会所出的“自学”等教科书系列在内的各种书籍，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注在素描上。当时凡·高集中精力在素描，也考虑过要当一名插图画家，因此较晚才开始画油画，1881年底至1882年初，才由他的亲戚中一位名叫毛威 (Antoine Mauve) 的画家启蒙，二十八岁时画出第一幅油画。

新的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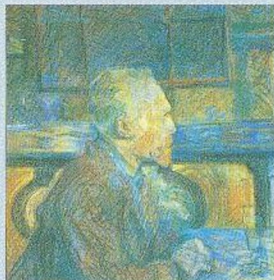
在拼命学习各种绘画技法的同时，凡·高的情绪并不稳定，原因之一是得不到回报的单恋。新的恋爱对象是寡妇表姐凯·菲丝，一样遭到无情的拒绝。对她纠缠不清的痴恋还造成与父亲口角，凡·高在1881年离家搬到海牙。在此凡·高结识了贫女克拉西娜·玛利亚·胡耳妮克 (以“辛”之名为人所知)。辛一面帮人洗衣服，一面接客维生。凡·高与她一起生活了一年左右 (其间凡·高在医院治疗性病)。

凡·高虽然决心要与辛结婚，却遭到家族强烈的反对，只有弟弟提奥 (Theo) 依旧伸出援手，定期寄来金钱与鼓励的信件。



VINCENT IN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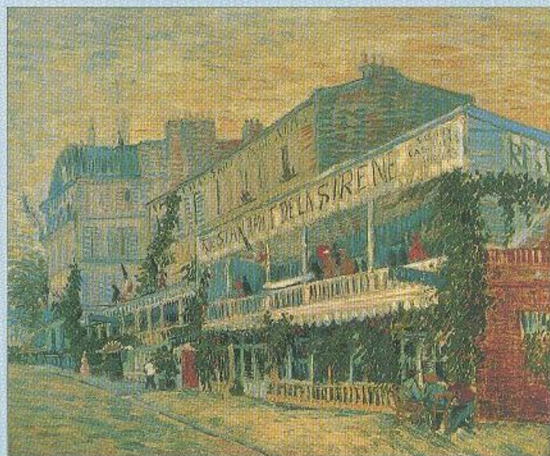
巴黎时期的凡·高



AKG London

▲ 劳特累克画中的凡·高，背景是蒙马特的铃鼓咖啡店。除了此二人的作品，高更等人的作品也曾在此展出。

1886年3月凡·高搬去和在巴黎的弟弟提奥同住，然后跟菲尔南·高蒙学了一阵子的画。在画室中结识了画家劳特累克，其他还有好几位日后成名的画家，其中包括高更和毕沙罗。在巴黎定居时，凡·高的绘画进步神速，一扫荷兰时期阴郁的气氛与主题，印象派与后印象派明亮的色彩开始影响画布。莫奈、德加、雷诺阿、毕沙罗等这些被当时画坛视为叛逆的画家们，随着作品在提奥的画廊展出而崭露头角。



Giraudon/BAL

▲ 巴黎近郊阿尼贺的《席雷努大道的餐厅》(1887年)

与荷兰诀别

1883年岁尾，凡·高再度回到父母的身边，1884年和1885年大致和双亲生活在一起。这期间他的绘画进步神速，《食薯者》被认为是他早期的作品。正如这幅画中所见，凡·高是以当时的农民生活作为主题。

1885年11月凡·高移居安特卫普，到美术学校学画。翌年3月，与在巴黎从事画商的弟弟提奥同住。从此法国成为凡·高人生的舞台，他再也不曾踏入出生的故乡与父母所在的荷兰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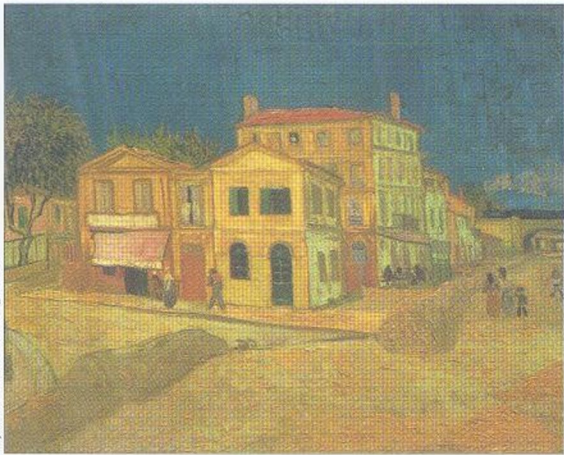
凡·高寄住在提奥的公寓时，曾在画家菲尔南·高蒙所主持的学院中短暂的学习过，并认识了一起学习的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等日后赫赫有名的画家。由于定居于巴黎，凡·高和高更（Paul Gauguin）、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等人得以有机会交流，一扫荷兰时期阴霾的气氛与主题，受到印象派的影响，颜色变得鲜明起来，

笔触也变成带有新印象主义风格。

但是他冲动的性格、暴躁的气质，在许多眼中难以相处。不久后，凡·高因为城市生活不宜健康，便在1888年离开巴黎，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Arles）。

疾病与绝望的下场

正如凡·高自己所言：“在不认识的人眼中，



Rijksmuseum Van Gogh/BAL

▲ 凡·高在阿尔租了一幢面向拉马定广场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凡·高在此生活、绘画，爱称这里为“画家之家”。而《黄屋》（1888年）便是根据这幢房子的外观描绘成的。凡·高本人称这幅画为《大道》，一般人则习惯称为《黄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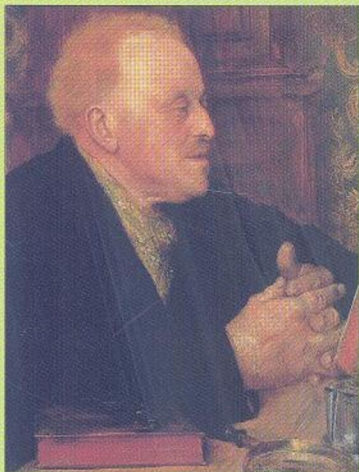
Artist's Life

- 1853 生于荷兰南部的准德尔特，为新教牧师之子。
- 1869 学校毕业，在海牙的画商处成为见习店员。
- 1873 转调伦敦分店，约停留了两年。
- 1875 短期间在伦敦与巴黎的分店间调动后，遭到解雇。
- 1877 搬到阿姆斯特丹，开始接受成为神职人员的教育。
- 1878 放弃成为神职人员的学习，到贫困的矿区为贫民宣讲教义。
- 1879 由于热心过头而被除去传教士的工作，开始绘画。
- 1880 决心往画家之路迈进，学了数年的画。
- 1885 描绘吃晚餐的一家农民，诞生了早期的主要作品《食薯者》。
- 1886 搬去与弟弟提奥同住（从此直到去世，凡·高都生活在法国）。
- 1888 离开巴黎到法国南部的阿尔。打算在阿尔创设艺术村，并说服高更前来共襄盛举。第一次精神病发作时，在路上砍杀高更不成，结果割下自己的耳朵。
- 1889 爆发严重精神病之最初征候，从当年的5月至翌年5月整整一年在精神病院度过。在医院中画出多幅最有名的作品。
- 1890 出院后搬到巴黎北郊的奥维。病情恶化，枪击自己的胸部，两天后于1890年7月29日死亡，享年三十七岁。
- 1891 受到哥哥凡·高死亡的打击，弟弟提奥病死。

◀ 凡·高在给提奥的信中曾提到“夜晚比白昼更充满生动丰富的色彩”。《夜间咖啡座》完全不用黑色的颜料而画成。

THE GOOD DOCTOR

遇见名医



AKG London

▲ 凡·高在写给提奥的信中提到：“嘉舍看起来简直和你我一样神经质。”

在凡·高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经朋友们介绍求助于嘉舍医生。嘉舍医生是位知名的收藏家，自己也画画，他和印象派的画家们结交，也出资赞助他们。是个精力充沛、不墨守成规的人物（连凡·高都觉得“这人相当独特”），和很多人都敬而远之、公认很难相处的凡·高也处得不错。

凡·高作有嘉舍医生的肖像画两幅、蚀刻版画一幅，这是凡·高仅存的蚀刻版画。凡·高在死前也和嘉舍医生不和，这在凡·高的一生中可谓屡见不鲜了。不过嘉舍仍在凡·高临终时照顾他，并在葬礼上致以下悼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伟大的艺术家。其人生只有两个目的，慈爱与艺术。”嘉舍收藏许多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杰作，后来多半由他的儿子捐赠给法国政府，现在收藏在巴黎的奥塞美术馆。

我简直是疯子、杀人狂。”地方上的人们看到他粗野的举止也多抱着警戒的心情。不过凡·高立刻就喜欢上了阿尔，而且还交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人是邮差，有几幅作品是以他为模特儿。）他打算在这里开设艺术村，借提奥之力邀高更来共襄盛举。1888年10月20日，好不容易高更来了，正当两位画家想好好地做出一番事业时，由于个性差异太大（凡·高太过热情，高更则有冷峻的一面），两人不久便起了争吵。争论不休的结果，高更决定离去，凡·高拼命挽留，高更还是执意要走。最后凡·高昏了头，拿着剃刀在大街上追杀高更。高更得脱大难逃回巴黎，留下来的凡·高却用手中的剃刀刺向自己，结果演变成凡·高割下左耳一角送给妓女的疯狂事件。其实这就是导致凡·高最后自杀身亡的精神疾病之最初征兆。

伤害自己的凡·高住院了两个星期。1889年2月出现幻觉不得不再次住院，自那年5月起至1890年5月凡·高自愿住进距离阿尔几里的圣雷米精神病院。凡·高利用没有发作的时候致力于油画和素描的创作，画医院附近的风景及医院职员的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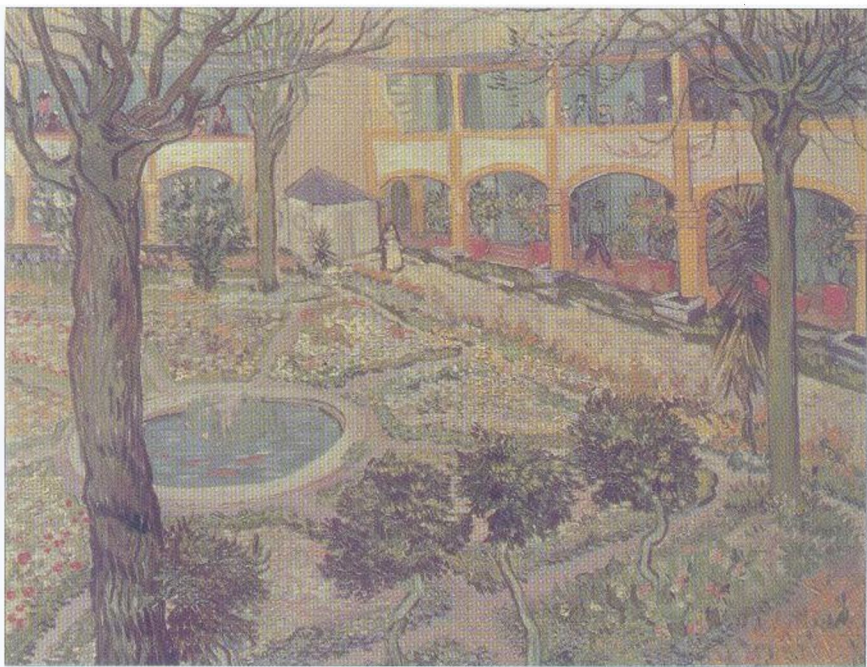
迈向死亡的旅程

1890年5月凡·高感觉病情已恢复到可以旅



Franz Marc Frey/Corb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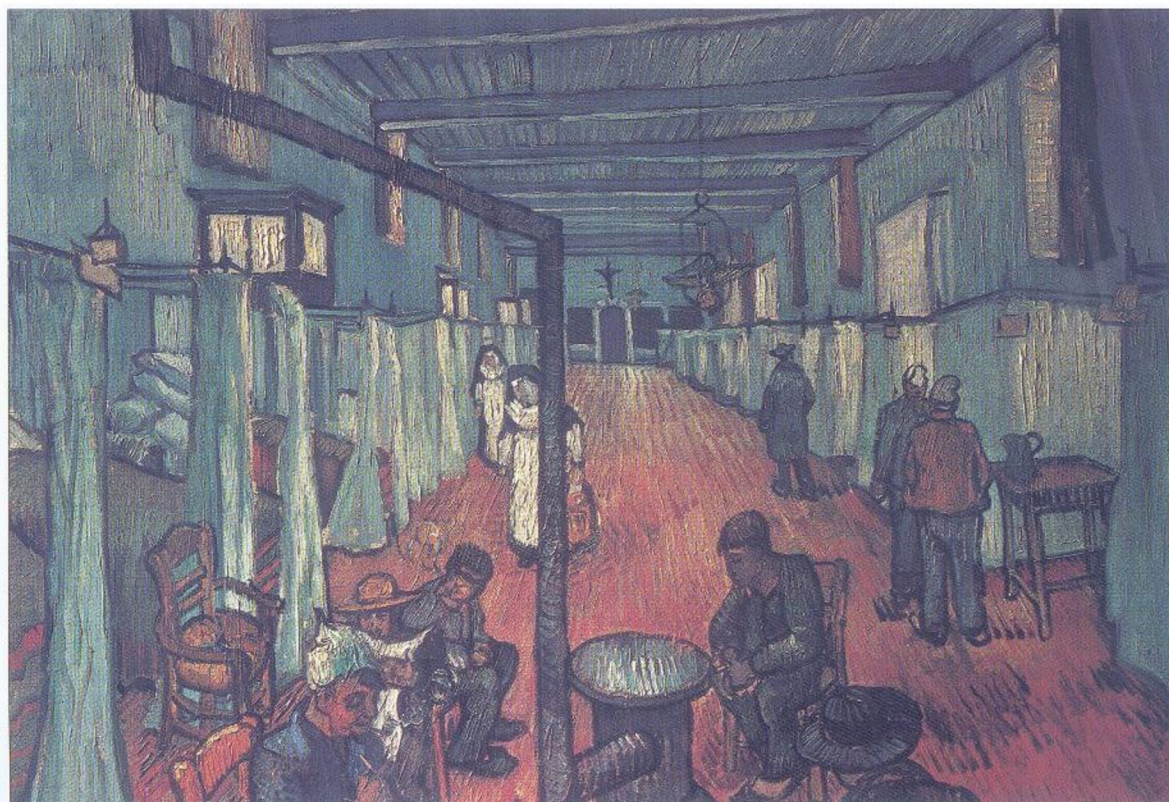
◀ 第一次精神病发作后，凡·高住进阿尔近郊的圣雷米精神病院，图为其中庭的照片。



Oskar Reinhart Collection, Switzerland/B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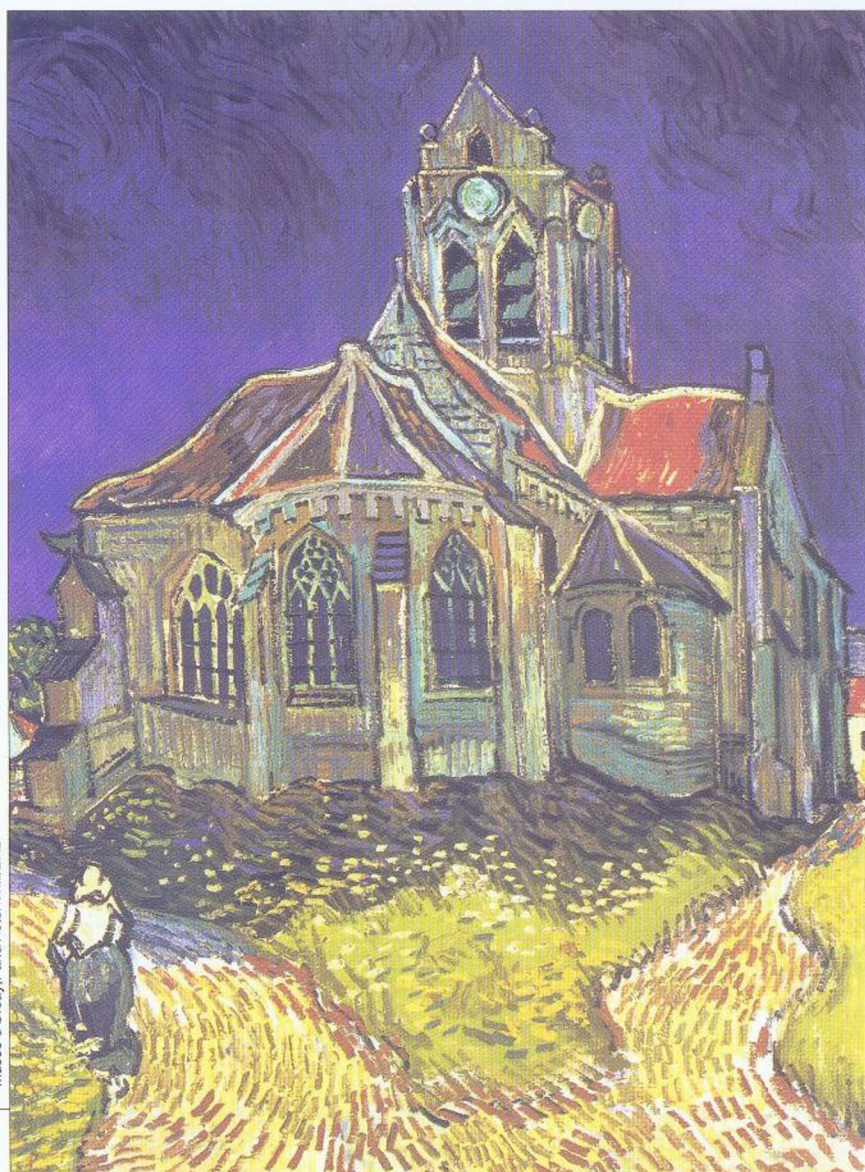
▼ 凡·高所绘《医院的中庭》（1889年）。他称此幅画为“花与春之绿意的画”。

► 凡·高1889年曾度过数月时光的圣雷米精神病院一景。以强烈的色彩和笔触描绘看护所内的修女护士与患者。



AKG London

▼ 在奥维生活的数周内，凡·高画了多幅以村庄风景及周围田园为题材的作品。这幅《奥维的教堂》作于1890年6月，他说：“以宽阔天空不掺杂它色的深蓝为背景，教堂看来被青紫色包围，立窗的玻璃也涂成蓝色……”



Musée d'Orsay, Paris/Peter Willi/BAL

行，便接受了印象派画家毕沙罗以前的建议，搬到位于巴黎北方有许多画家聚集的奥维（Auvers-sur-Oise）居住，移居的途中为探望弟弟提奥而到巴黎一趟。此时提奥刚刚喜获麟儿，便以伯父的名字文森特为此子命名。在奥维村，凡·高接受嘉舍医生（Dr. Paul Gachet）的治疗。嘉舍医生是毕沙罗等画家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位爱好艺术的人，凡·高在他的照料之下，开始相当满意，但是不久后旧病复发。1890年7月27日对始终无法治愈的疾病绝望，举枪击胸，两天后平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享年三十七岁。临终时提奥在身旁守候。六个月后，弟弟提奥也随后过世，兄弟二人并排埋葬在奥维村。

绘画的使命

A FRENZIED MI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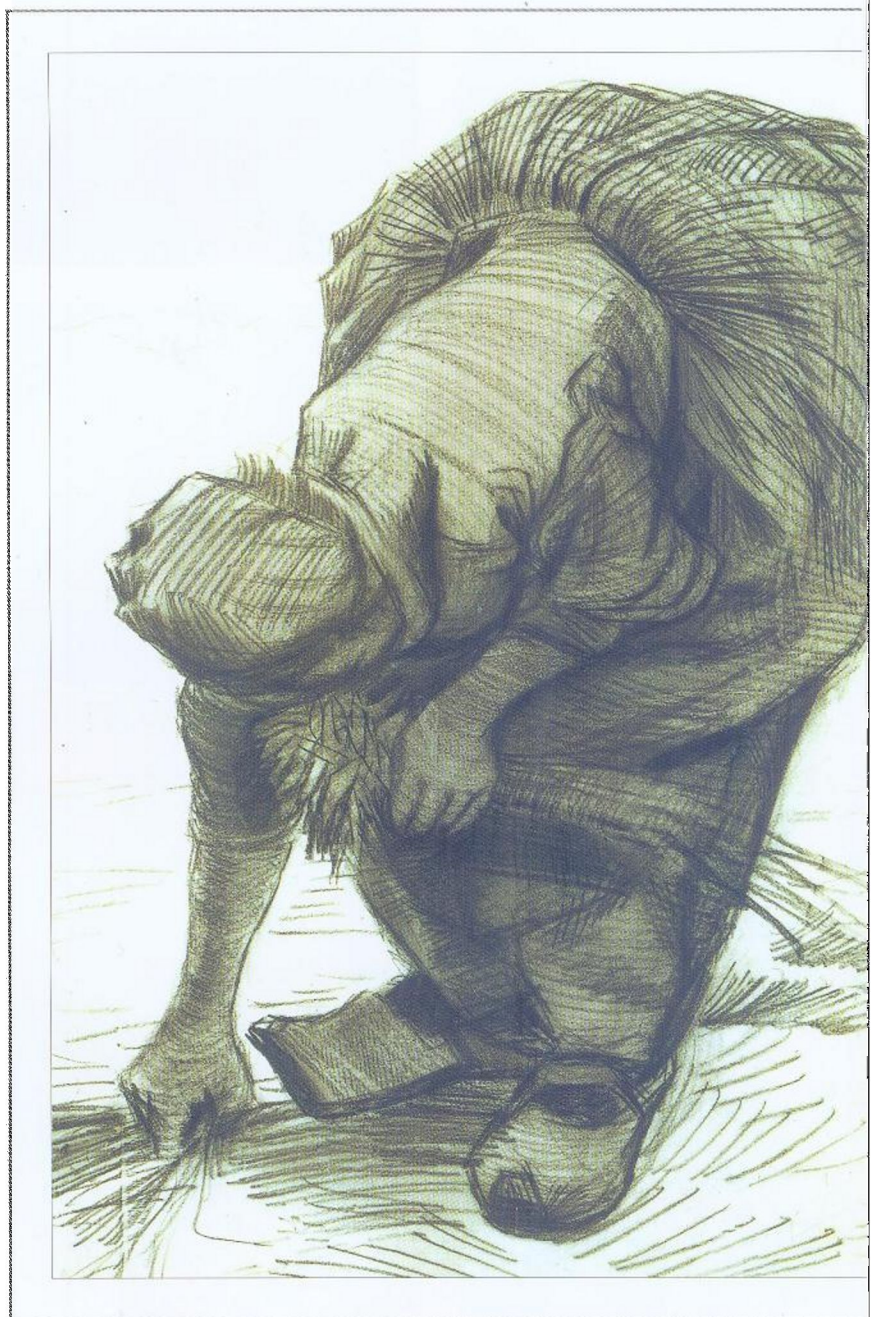
凡·高在他人生最后的几年，尽情燃烧画家生命的火焰。在苦恼与热情的驱使之下，以惊人速度，在最后的岁月完成了数量惊人的杰作。他的作品赤裸裸地诉说深爱、痛苦与恐惧，绘画就是他生命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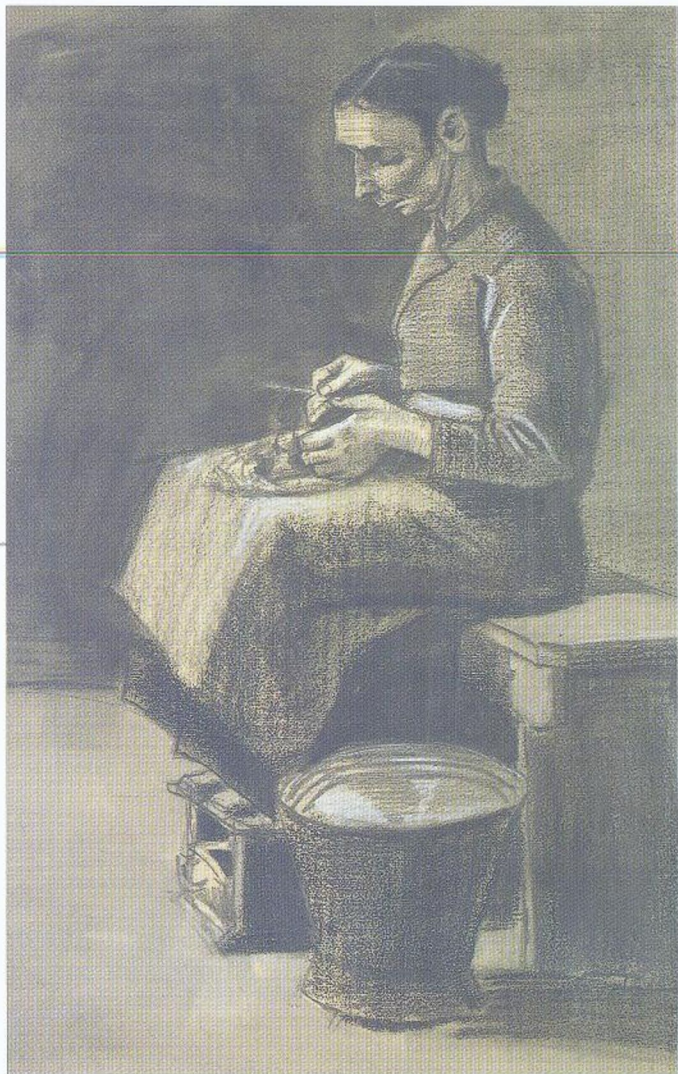
恐怕从没有人像凡·高这样，在如此短暂的生命中创造出这么多的杰作。凡·高的画家生涯前后总共只有十年，却留下八百二十幅油画和几乎同等数量的素描。更令人惊讶的是，十年中的前半段他多半是在摸索及学习，真正称得上杰作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后半段的五年中产生的。尤其是有大师评价的几幅画，几乎集中在最后两三年，这在艺术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描绘真正的生活

1880年开始立志成为画家时，凡·高想画出一般劳动农民的生活。受到一八七五年去世的法国画家米勒（Jean François Millet）的影响，当时这种写实画风蔚为风行。凡·高通过复制品对米勒的作品很熟悉，在古比尔商会工作时，似乎曾经手过许多米勒的复制品。另外，凡·高决心要成为画家时，还特地去看米勒的继承人之一朱尔·布鲁顿，从当时凡·高所居住的波瑞纳吉到法国北部的克里艾尔村，步行了五十多里的道路。

但是在那里等待他的却是幻灭。布鲁顿本身的生活安逸，和他笔下所绘农民严酷的生活恰恰相反。凡·高受不了如此巨大落差的冲击，他是凡事一丝不苟的人，往后诸如这类理想与现实之间





Rijksmuseum Van Gogh, Amsterdam/BAL

Haags Gemeentemuseum/B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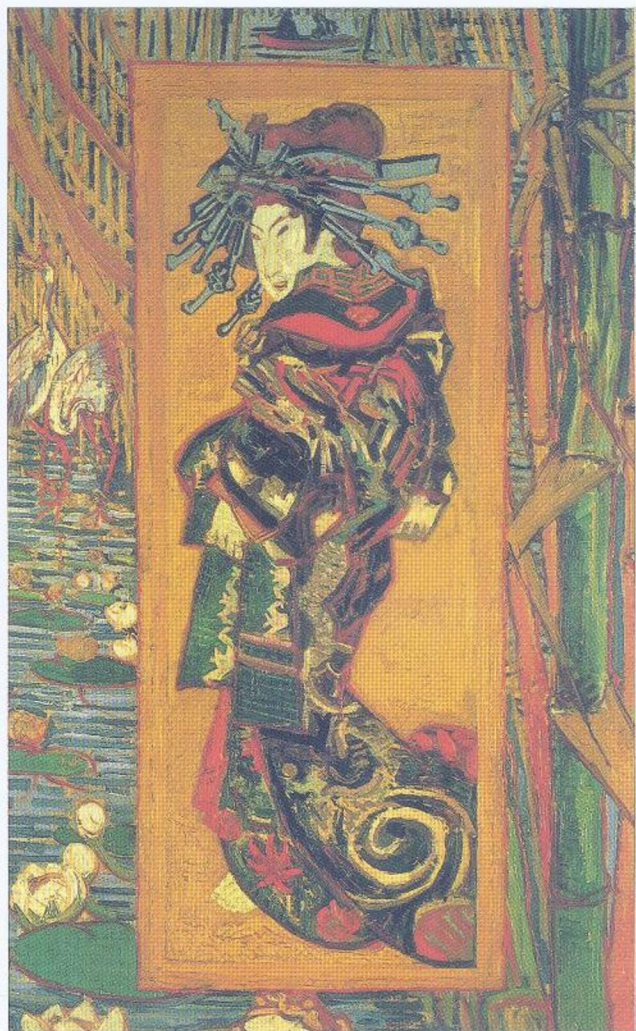
打动人的素描

凡·高画家生涯的前半部分，几乎都投注在素描上。如今他被赞为19世纪伟大油画家之一，但在素描的领域，他也是少数几个大师之一。初期的作品他尝试采用木匠用的铅笔、蜡质的黑色炭笔等各种画材。如1882年的作品《剥马铃薯的女人》（上）具有非常清晰及有力的轮廓线，大胆而粗犷，是这个时期他所喜爱的画风。同时使用蜡笔、不透明水彩、墨水、铅笔等种种媒材，画得非常细密的素描为数也不少，从这些画中，看得出他想努力学会使用各种画材与技法的痕迹。这些效果固然多半给人阴郁或强烈的印象，但有时也会让人觉得不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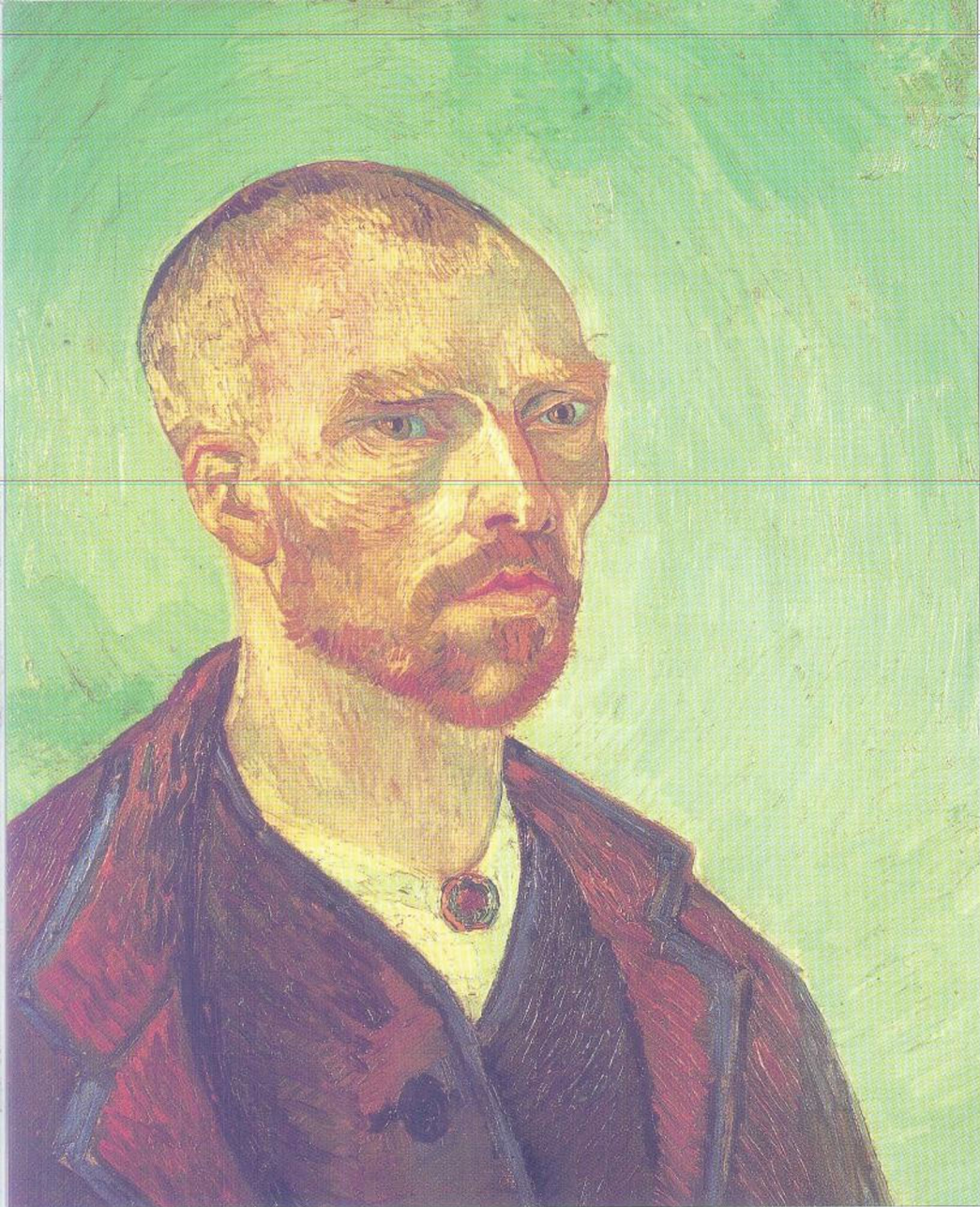
随着自信心日增，凡·高在油画中用笔的跃动感及快节奏的笔触，开始出现在羽毛笔所画的素描上。这种新画风清楚的显现于1885年的作品《拾落穗的农妇》（左）。

浮士绘的影响

19世纪后半叶，许多前卫艺术家受到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凡·高居住在安特卫普的1885年至1886年冬天所写的信中，第一次提到接触浮世绘。但在作品中明显看出受到浮世绘的影响，则要到定居巴黎的1887年。因为当时日本版画非常便宜，凡·高大概买了两百张装饰自己的房间。1887年3月，他经常顺路用餐的铃鼓咖啡馆举办了一次浮世绘展览，浮世绘给人愉快的印象，无形中拯救了身陷贫困与不幸深渊的凡·高。凡·高采用比以前明亮的色彩和平面的形式，便是受到浮世绘的影响。只不过他不像同时代某些画家模仿浮世绘中的高视点以及有如快拍照片般撷取场景。这幅1887年的习作《花魁》（下）是仿自刊登在《巴黎插画》杂志封面的溪斋英泉的浮世绘作品。



VVG Foundation/Nat Mus VVG, Amsterdam/G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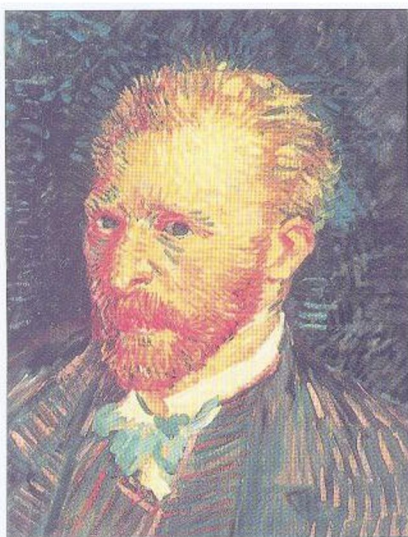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BAL

多样的自画像

凡·高遗留下四十余幅自画像，足可媲美17世纪的荷兰大师伦勃朗。他给伦勃朗很高的评价，比对其他任何大师都来得崇敬。伦勃朗的画家经历长达四十年以上，其自画像涵盖各个不同的时期，而凡·高的自画像则都集中在生命的最后五年。

凡·高的长相颇具特征，自画像中的各种气氛描绘，让人觉得不像同一人的脸庞。看了这里所选的两幅自画像（上 1888年；右 1887年）即可明白。“我想强调的是同一个人有非常多样的自画像。绘画与其追求照相般的类似性，不如更深入地发掘相似处”。



Musee d'Orsay, Paris/Gladon/BAL

的鸿沟，也常会令他失望沮丧。

凡·高虽也曾临摹过其他画家的作品，当做学习的一环，但终其一生，他关心的是眼前真正的生活，对于“制作出来”的题目毫无兴趣。他曾在1885年说：“画农民生活是严肃认真的事，如果让观者感觉不够努力，是该受到责备的。”

身为农民画家

荷兰时期的凡·高继续画着农村风景、农民及其他劳动者。这种倾向直到1886年定居巴黎都没有改变。有时他会拿一点钱找当地人来当模特儿，希望画出他们那种辛勤不懈的特征，但有些农民却想换上漂亮的衣服，看到这种情形，凡·高就不想画了。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凡·高会收集工人、渔夫等穿过的旧衣服。1885年的《食薯者》反映了他对农民生活观察入微，他曾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提到这幅画“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在灯光下吃马铃薯的人，他们伸到盘子去取马铃薯的手，也正是耕耘土地的手。努力表达劳动的含意，这顿饭是他们拼命工作所换来的”。

布鲁顿之类的传统农民画家，有将田园生活理想化、伤感描绘的倾向，相对的，凡·高以阴沉的色调画出贫困的现实。他把自己切身体验的主题“贫困”，以一种心痛而强劲的方式表现在作品中。

和印象派接触

1886年移居巴黎之后，凡·高的画风急速改变。受到弟弟提奥经营印象派画作的影响，凡·高的作品不久也开始反映出印象派对色彩与光的感受。这时修拉（Georges Seurat）与其追随者所使用的“点描”画法持续影响画坛，所谓点描是不把颜色在调色板上混合，直接以单色的小点画。这种画法若从适当的距离看去，各种颜色会相互作用，比



Christies Images, London/B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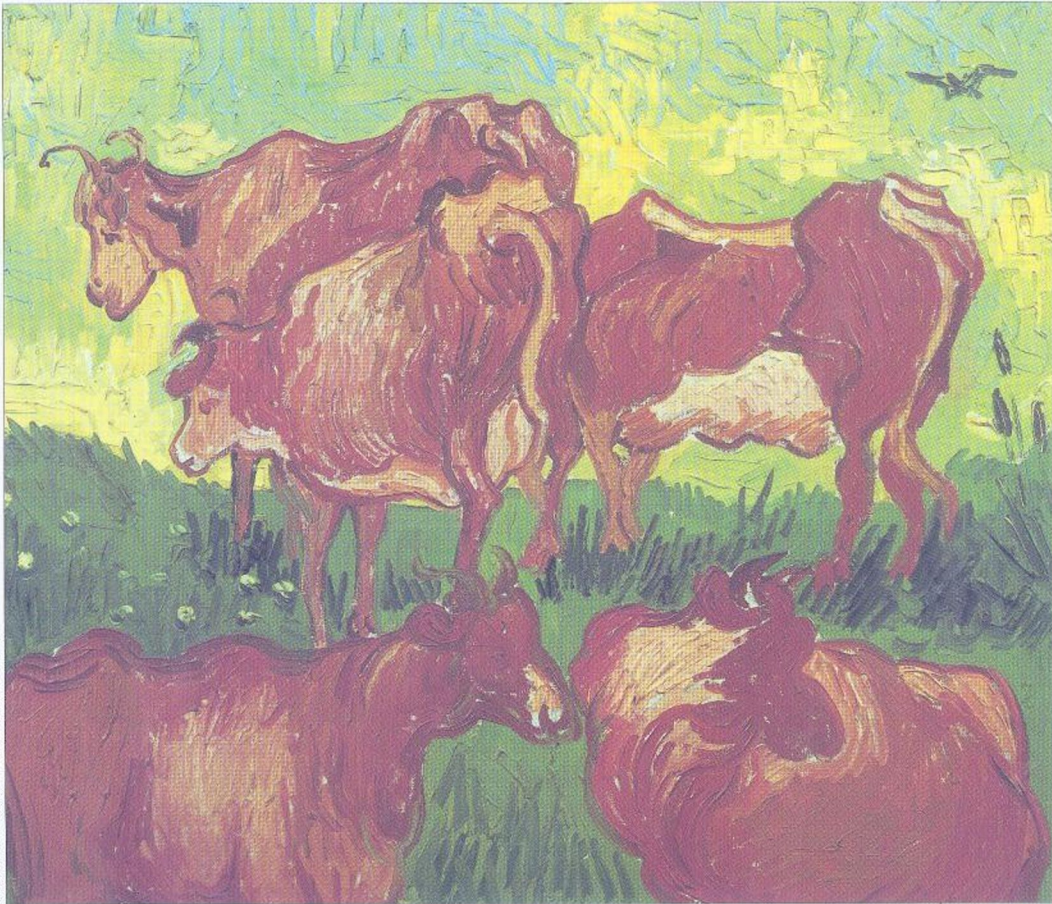
厚涂法

在凡·高的许多作品中，颜料都涂得很厚实。其结果如1890年的作品《牛》（右）和1888年的作品《圣玛利的海景》（右下）所见，用笔的痕迹清楚可见，产生十分具质感的效果。像这种涂得厚厚的技法称之为“厚涂法”（*impasto*），被许多印象派的画家所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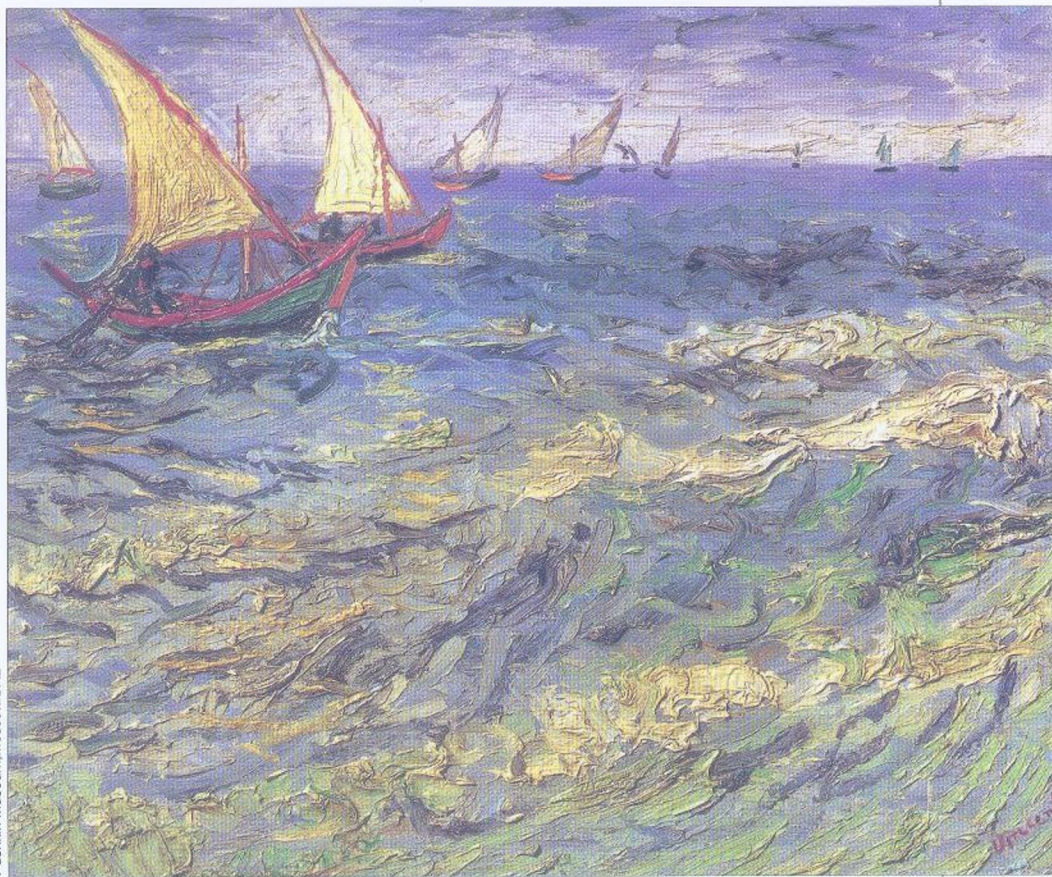
约1840年起，颜料的容器改用金属制的管子，厚涂法随之被广泛采用。由于装在管子里，颜料必须做得比以前浓而稠。否则的话，无法从管口适当地挤出。另外借助机器生产，颜料的浓度可以保持一致，也使得这种技法得以普及。

在印象派中，凡·高的厚涂法相当有气势，力度十足。这恐怕是受到蒙提瑟里（Adolph Monticelli, 1824-1886年）的影响。1886年凡·高初次看到他的作品《发斯特、玛尔嘉雷、梅菲丝特菲雷斯》（上），便对这位画家赞赏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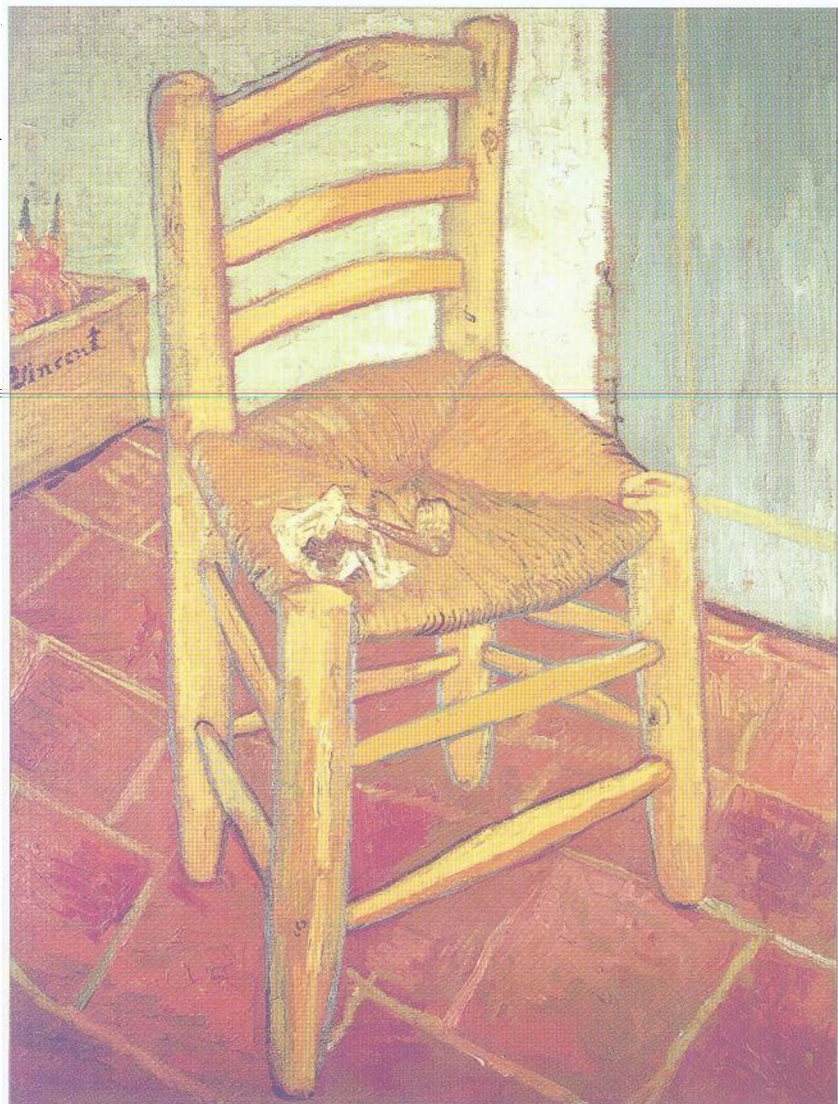
蒙提瑟里的作品色彩鲜艳，颜料涂得非常厚，有些人认为这简直就是精神异常状态下的产物。但是凡·高和弟弟提奥却积极拥护他，在他们的积极拥护之下，关于蒙提瑟里的第一本书于1890年出版。在书中他被赞为天才，强调他是个精神正常的人。



Musée des Beaux Arts, Lille/Giraudon/BAL



Pushkin Museum, Moscow/BAL



AKG London/Erich Lessing

传达感情的 静物画

即使是寻常事物，也能表现出自己的情感，这是凡·高静物画的独特之处。《文森特的椅子》（左 1888年）中所画的椅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静物表达象征意义其实不算新奇，例如几世纪以来，人们便把花暗示为生命的无常虚幻，众所皆知，开得再美的花不久即枯萎凋零。但是凡·高画静物的用色、笔法，不但表现对象，同时也传达激情与感伤。其画面已超越象征的意义，强烈传达出活生生的人类情感。

他的作品中也有暗示孤独的形象，如《蒲公英》（上 1890年）、《四朵向日葵》（下 1887年），其中的花表现出爆发的生命力。1888年描绘阿尔家中的《文森特的寝室》表现出放置心爱家具的空间。凡·高说：“我想在这幅画中传达‘完全休息的气氛’。”



Private collection/Peter Willems

Rijksmuseum Kroller-Muller, Otterlo/B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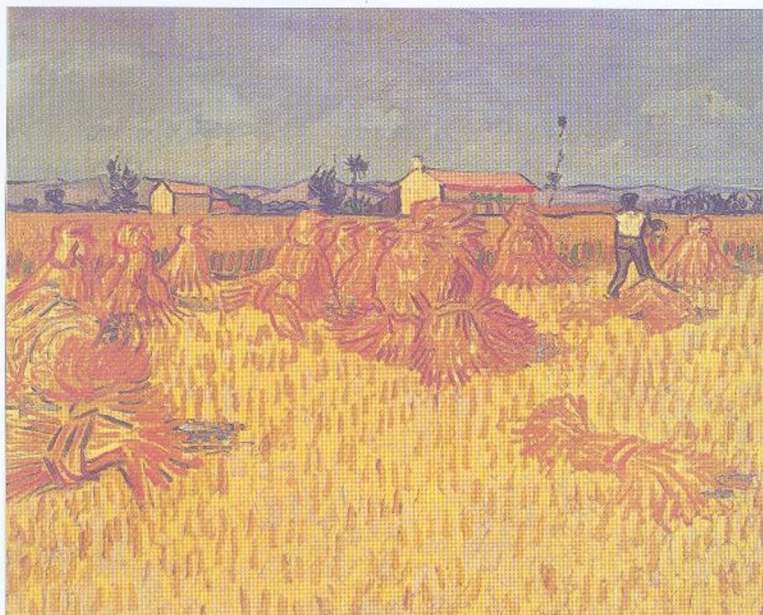


反映心灵的风景画

凡·高所画的自然景色，强烈地表现出他的感情。他的风景画不单是迷人的风景而已，更包含他本身的感情世界。例如，对照荷兰时期的作品《布拉邦德的风景》（下）的幽暗阴郁，巴黎时代1887年的作品《树丛下》（右）就明朗得多。刚抵达阿尔时，他写道：“如果单就空气的透明度与鲜艳的色彩效果，此地的美丽应与日本不相上下。”在数周之内，他以果树园及鲜花、树木为题材，画了一连串的风景画，表现出定居于阳光明亮、色泽丰富之土地的喜悦之情。相对于充满这种气氛的《收获后的小麦田》（右下 1888年），凡·高自杀前的几幅作品则表现出“荒天之原，麦田无限延伸，根本不需刻意去表现悲伤与极度的孤独感。”这些话将他的孤独心境表露无遗。



Rijksmuseum Van Gogh, Amsterdam/BAL



Christies Images, London/BAL

颜色混合所产生的效果更加生动。

由于凡·高懂得这种画法，可以随心所欲地直接运用从颜料管里挤出来的单色。然后在色点的周围很有节奏地转动画笔，把颜料涂厚，形成他自己独创的画法，很有特色。

浮世绘的影响

移居巴黎之后，凡·高的用色比起荷兰时期要显得明朗，而且题材包括肖像画、花等，变得比较宽广，此外，他也受到日本浮世绘的强烈影响。由于接触浮世绘，让凡·高决心脱离自然主义的绘画，转向更大胆、表现更丰

富的风格。对日本美术的憧憬，使他下定决心于1888年搬到阿尔，因为凡·高认为法国南部很像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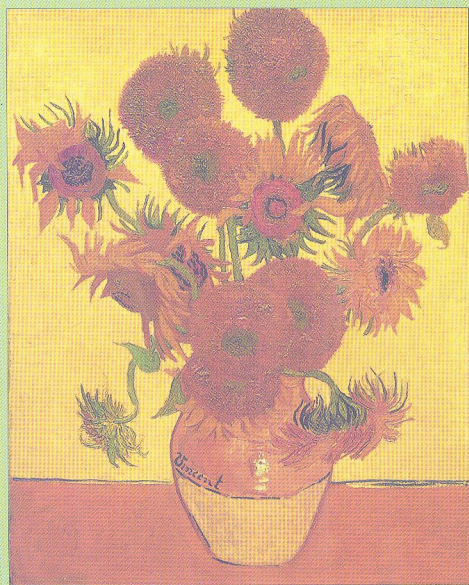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尽管时常因为精神问题而停止作画，但他大约半数的作品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情绪最高昂时，可以连续几周以一天一幅的速度作画，用色愈形大胆，用笔愈形奔放，把自己的感情正面与画撞击。“与其把眼前的东西正确无误地重现，不如更强烈地表现自我，按照自己的意思使用颜色”。

凡·高在奥维的最后几个星期所画的画当中，有些又回头使用暗色调，令人想起他出身于欧洲北部的背景。

虽然看起来像是已经预测到死亡，但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热爱。

名作特写

向日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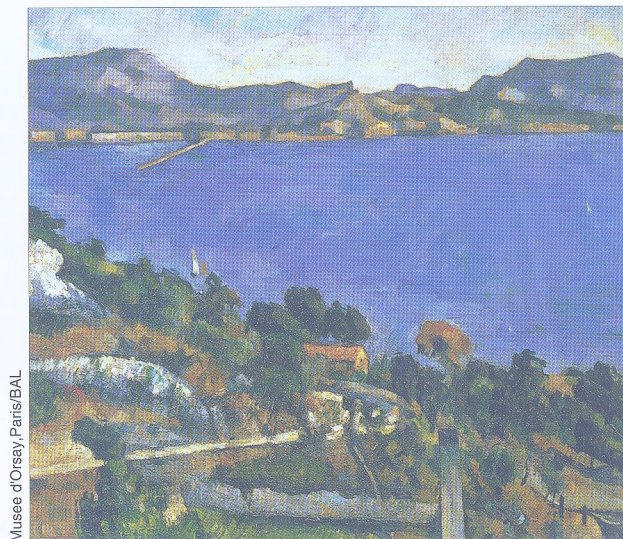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BAL

伦敦国家画廊藏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SUNFLOWERS
1888年
93 × 7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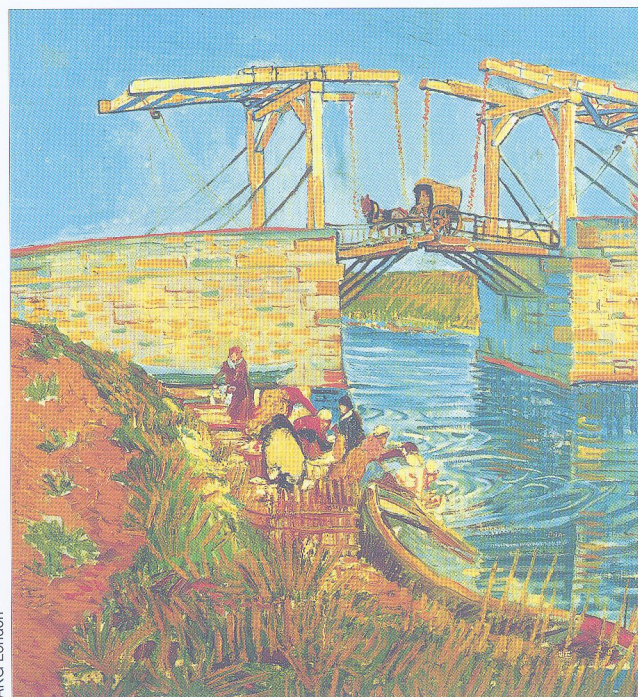
一提到凡·高，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向日葵。凡·高自己在给提奥的信中写过：“向日葵称得上是我的东西。”对凡·高而言，向日葵具有特别的意义，黄色意味友情与希望，花本身象征“感谢”。凡·高在1888年8月至9月所画的一连串向日葵当中，这幅作品可能是最有名的一幅。当初凡·高原本想把这表现向日葵的画，拿做自己在阿尔的画室“黄屋”的装饰，后来因为高更觉得用在各个房间更为适合，可见他是多么期盼高更的到来。画向日葵时，凡·高被迫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每天早上画着向日葵……从日出开始，为什么呢？这种花一下子就枯萎了。”虽然完成时，他对每一幅画都感到满意，但是好到认为足以签名的，却只有包括本幅在内的两幅而已。



Musee d'Orsay, Paris/BAL

▲ 塞尚的作品《莱斯达克之海》（约1878-1879年）。描绘故乡艾克斯附近马赛湾的海岸风景。

▼ 《阿尔的吊桥》（1888年）。画朗格洛桥的那年春天，凡·高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无论如何要来一趟，最好能住一阵子。惊讶吧，居然有这种颜色。”



AKG London